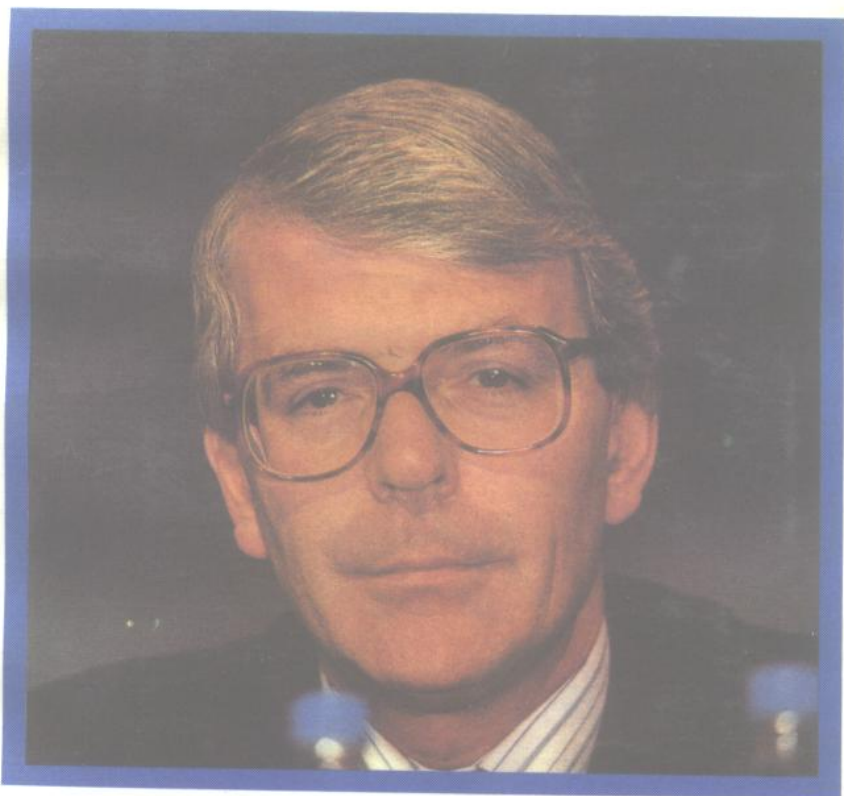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丛书

梅杰传

〔英〕爱德华·皮尔斯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K83.5617/17

世界名人丛书

梅杰传

[英]爱德华·皮尔斯 著

庄南滨 俞成 周青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Quite Rise of John Major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imited, London, 1991

根据英国乔治·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91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范建民

封面设计：丁 品

梅 杰 传

〔英〕爱德华·皮尔斯 著

周 青 庄南滨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昌平华生印刷厂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5.625 插页：3 字数：1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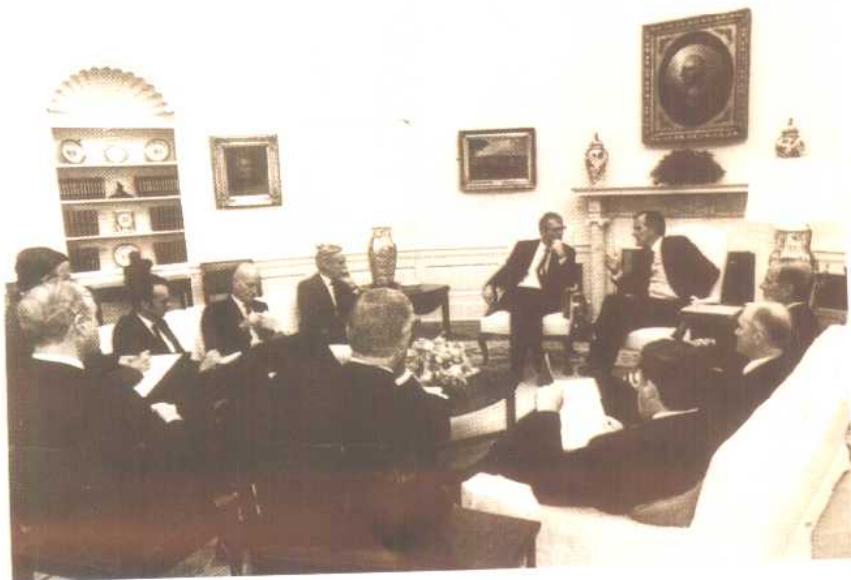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7-5012-0400-4/K·78 定价：3.30元



七十年代末，梅杰夫妇与他们的孩子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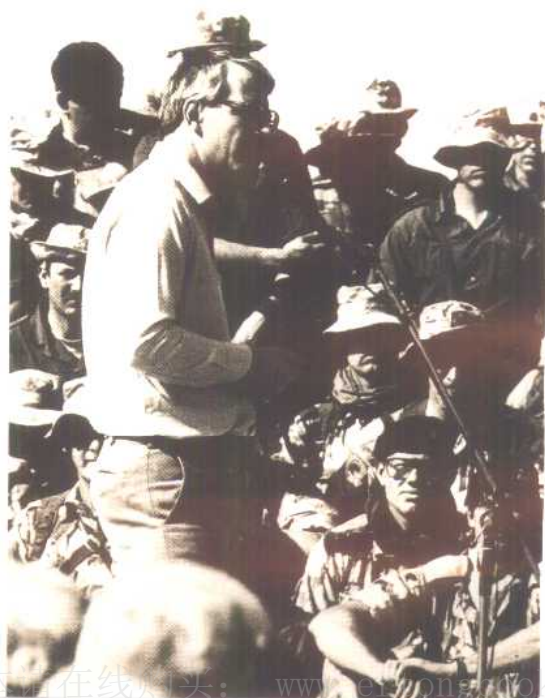
1989年，与乔治·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1990年竞选保守党领袖期间，与威廉·黑格在盖菲尔大街18号门口。

视察驻海湾英军。



出版说明

1990年11月，作为英国首相执政达11年之久的撒切尔夫人突然辞职，年仅47岁的前财政大臣约翰·梅杰荣任首相。本书就是梅杰出任首相后出版的，也是他的第一本和迄今仅有的一本传记。作者是英国作家爱德华·皮尔斯，他为写作本书曾对梅杰本人及其亲友、同事进行了大量采访。正如原书名《约翰·梅杰的悄然升起》所表明，书中着重写了梅杰从出身卑微的贫寒少年直到登上英国权力巅峰的发展过程。作者称颂梅杰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书中丰富的材料仍可供了解梅杰其人和英国政治的某些侧面参考。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庄南滨（第一至四章）；俞成（第五至七章）；宋荣华（第八章）；邓平（第九章）；沈宗泽（第十章）；周青（第十一至十二章）。

目 录

第 一 章	青少年时代	1
第 二 章	兰贝思议会	14
第 三 章	诺玛	32
第 四 章	等待召唤	41
第 五 章	亨廷顿	60
第 六 章	国会议员	84
第 七 章	低级官员	97
第 八 章	首席大臣	112
第 九 章	外交部	121
第 十 章	财政大臣	128
第 十 一 章	竞选保守党领袖	140
第 十 二 章	结束语	164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943年3月29日，未来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在伦敦南区出生了。他是托马斯·梅杰—鲍尔和他的第二个妻子格温多林（娘家姓科茨）的小儿子。他母亲在怀孕期间得了肺炎并发胸膜炎，病得很重，据长子特力说，几乎要了母子俩的命。梅杰出生后不到一年，一枚V—2火箭在住房附近爆炸，震碎了玻璃窗，碎玻璃在室内撒了一地。他母亲经过一再坚持，终于带着约翰和其他孩子到诺福克的一个乡村里躲避了一年。

梅杰的祖籍在中西部地区。首相的祖父名叫亚伯拉罕·鲍尔，出生于离沃尔索尔不远的布劳克斯维奇。亚伯拉罕·鲍尔是个技术高超的砌砖工，他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段时期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曾被委派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许多城镇去帮助卡内基炼钢厂修建高炉。他的妻子萨拉同样来自中西部地区，在美国怀孕后被送回家来，以便孩子能出生在英国。这个孩子于1879年5月18日出生在布劳克斯维奇的新街，取名为亚布拉罕·托马斯。亚布拉罕·托马斯又被带回美国，在那儿度过了童年。他的儿子特力认为，这段时间是1880年到1895年，因为1895年有一个关于托马斯回到沃尔索尔的记录。汤姆——别人都这样叫他——在沃尔索尔呆了一段时间，像在美国一样，跟着父亲干着同样的行当。不过，据特力称，汤姆不喜欢像刮墙壁的被覆层和烧干漆罐中的残漆以备再用这类脏活。

汤姆身强力壮，是当地游泳队和水球队的队员。在美国时，

他打过棒球，还在费城的一支铜管乐队里学会了使用指挥棒。1900年，在当地报纸上，这位游泳选手的消息消失了，但没多久他的大名又出现在戏剧招贴广告上。他多才多艺，不但会耍杂耍和演杂技（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他作吊架表演时穿过的服装），还串演快板喜剧，不但自己唱，业余时间还填写歌词。看来，在戏剧界他要不就是同一位女演员同演一幕名叫“鼓手与军鼓”的杂耍剧（剧名也许反映了他曾在美国担任军鼓鼓手长的经历），要不就是担任一家剧评杂志或是一个自编自演的巡回乐团的经理。那位与他同台演出的女演员基蒂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位妻子。这段时期的生活，很像J·B·普里斯特利在《伴侣》一书中描写的故事。汤姆的乐团有过各种各样的名称，其中有一个被登记在册的叫“特刊”。他后来告诉儿子说，在他自1901年以来近30年的舞台生涯中，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等地的剧院没有一处是他没有在其中演过戏的。1911年以后他在英格兰的演出基地是位于上希思的一座剧院，离希罗普郡的惠特彻奇不远。

这个剧团也曾漂洋过海去异国献艺。戏剧界的报纸还登载过他们在南美巡回演出一年后回国的消息。在南美期间，他还遇上了一场当地的叛乱。一个地方官员误解了他名字中“梅杰”^①一词的含意（我们不也是这样？），以为他是一名英国军官，就委任他指挥一个民团。汤姆神气活现地戴上一个白色袖箍，把民团拉到镇外解散，拿上护照，溜之大吉。

他于1910年与同台搭档结婚。这场婚姻没有留下子女。后来的一次舞台事故，使汤姆失去了比他大五岁的妻子。当时一根吊挂防火幕的大梁突然落下，砸在基蒂的头上，造成严重的脑外伤。一年后，1928年，她去世了。

汤姆的第二位妻子，也就是约翰的生母格温多林·科茨，当时是一个名叫“格拉德与格伦”的女子双人特别节目的舞蹈演员

^① 梅杰的英文写法为Major，意思是陆军少校。——编者

之一。由于另一名女演员名叫格拉迪斯，她一定要扮演格拉德，而格温·科茨自然只能演那位格伦。她同汤姆·梅杰于1929年结婚，两人岁数相差甚远。她生于1906年，比汤姆年轻27岁。据特力说，家里人都认为，当时格温·科茨是基蒂的好友。基蒂曾要求格温在她死后嫁给汤姆，以释其亡妻之痛。这场婚姻带来的子女有早产的托马斯·埃斯顿，生于1929年6月20日，当日夭折；帕特里夏·琼，1930年6月3日生于盖恩斯巴勒；特力·梅杰，1932年7月2日生于奥得莫尔顿萨里；约翰·罗伊，1943年3月29日生于卡肖尔顿。

梅杰这个姓是汤姆在其早期舞台生涯中选定的（虽然他曾在填表时一度使用过汤姆·德拉姆一名）。他喜欢梅杰这个姓，但乱上加乱，在本来就混乱不清的一堆姓名上又加上梅杰·鲍尔。这一切看来格温并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这个家庭的成员登记在册的姓氏让人迷惑。特力曾登记为鲍尔（姓），特力·梅杰（教名），约翰则是梅杰（姓），约翰·罗伊（教名）。约翰·罗伊·梅杰并非戏剧界中人，生来就叫约翰·罗伊·梅杰。

约翰·梅杰对母亲的回忆充满柔情。“从体格上讲她是很脆弱的，”他说，“大约身高五英尺四英寸，身段苗条而柔软。”她是个“非常能干的主妇，牢牢地维系着家庭的完整，就像在家庭四周拉上一条腰带，把每个成员圈在里面，说得更明白些，就是把外人拦在外面。”然而，她还有“发现和鼓励各种生活中的失意者的能力。你在厨房里总是可以看到他们。如果她发现了一个残疾人，她肯定会同那人交朋友。我们常常见到这类人”。

约翰童年时的家就是萨里伍斯特的朗费罗街。那是个令人愉快而舒适的郊区。孩子们都在街头玩耍，约翰也是其中之一。一位朋友回忆起他当年的模样是：身穿一件棕色条纹套头衫，那条街很小，街的那头是一座三个门的车库，门都锁着，车库是在蒂尔伯里的场院前方，这里是玩板球和踢足球的好地方。但如果球飞得太远，就得翻过一道装有铁矛头栏杆的大门去把它捡回来。

约翰和他的同伴一样，都在齐姆小学上学。当时的校长是伍德太太。

当年的伙伴之一，如今在伊普森当建筑商的阿兰·卡彭特还记得这帮“酷爱足球和板球”的孩子们，其中还有女孩子。他们无论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阿兰的小狗，比赛也有它的份儿。小伙伴中有劳里·萨金特和他妹妹温迪、安东尼·斯各特、埃迪和莫林·戈莱特利(梅杰一家的隔壁邻居)、博比·阿切尔和约翰·布兰德。他们的家全都住在那条街上。阿兰还提到一位很厉害的令人讨厌的贝茨太太。如果球滚进了她的院子，她就扣着不还，除非两个讲礼貌的男孩中的一个，他自己或约翰·梅杰，上门去好言好语地索要。

格温·梅杰乐善好施的性格并未由于家道中落而改变。1933年，汤姆·梅杰已停止了波希米亚人式的巡回演出生活，转而经商。他学了些陶土造型和制模的基本技术，制造起园艺用品来，如花瓶、鸟笼、装饰品等等，一度也兴兴隆隆地办起一家“梅杰园艺装饰品公司”。汤姆后来又把技术传给儿女们。这时期大部分时间他在家里的车库外面工作。在阿兰·卡彭特的回忆中，他是位穿着绿色灯芯绒长裤的老人，长发向后背着，尘土满身，往来忙碌于敞开大门的车库之中。他的大孩子特力和帕特给他打下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雇了工人，在别处另开了几家作坊，其中之一就在舍比顿。他的职业卡片上还登记着他兼做红玫瑰石和其它建筑材料的生意。有一阵子这是个规模不大，但挺忙碌的作坊。但是战争使生意停顿了。战争中，汤姆虽然视力日趋衰退，却当上了空袭安全员。一次他从楼梯上跌下，心脏上方的胸部撞在他的保安员钢盔上，几乎送了命。

在战后几年中，生意走了下坡路。当时汤姆从一个妇女那里得到一笔赞助资金。后来这个妇女看到把钱投到别处更有利可图，尤其是伍斯特公园车站附近的地产生意，便抽回资金。汤姆此时已双目失明，年过七旬，被迫背上一身债，还有可能吃官

司。这笔债给孩子们带来极大的悲伤。这家人不得不卖房还债。1955年5月，他们举家搬出伍斯特公园，迁到布里克斯顿荒凉的科尔德哈伯巷。约翰当时12岁，已经在拉特利希普通中学念书。这场家庭巨变对这位小儿子究竟有何影响，旁人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家道虽近贫寒，格温·梅杰依然乐善好施，一如既往。说这是慈悲，完全是用错了字眼。直到临去世之时，她都对那些“失业者，失意者，鳏夫寡妇，身有残疾，或精神失常者保持着这种仁义之心”。她的儿子回忆说，母亲对那些不幸者似乎有着“天生的好感。她总是把他们请进家门，在厨房里款待他们。壶中的水噗噗地开着，他们就坐在那里”。然而，她自己的健康开始恶化，先是得了慢性支气管哮喘，后来转化成了致命的肺气肿。

家中根本不谈政治。不过汤姆和格温的小儿子有充分理由肯定父母都是保守党的投票人，也许至少是出于对温斯顿·丘吉尔的崇拜。但他不记得家里在什么时候讨论过党派政治。他所能想起的唯一一次政治性争论是跟父亲进行的，同种族问题有关。汤姆·梅杰本世纪初曾在美国生活过。而美国人对种族平等的忠诚则是近来的时髦。对小说《拉格泰姆》中描写的那种“黑人”或“黑伙计”的鄙视当时极为普遍，50年代末期以后才有所改变。受美国早期观念的影响，他父亲的态度，也就“比我的态度强硬一些，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约翰·梅杰回忆不起来，他本人有什么时候不曾坚决反对过种族歧视。不过他又说：“这跟我对于一般的自命为恩人的态度的反感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态度也反映出一种观念，即某些人仅仅由于出身或其他偶然的条件就高人一等。”对于种族主义的反感只不过是“更鲜明的态度罢了”。同时，他也否认对上流社会有偏见。“我在这方面很容易遭到误解。”不过，他确定厌恶自命为恩人式的态度和狭隘固执的偏见。

他的学校经历是复杂的。11岁时，他参加旧式的11岁儿童入

学考试，赢得了一份就读于温布尔敦拉特利什普通中学的奖学金。阿兰·卡彭特说，他不记得当地有另外哪个男孩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上学。按照约翰的说法，这所学校既不残酷，也不严厉，“那里没有过分严格的老师。”然而看起来这所学校似乎刻板而严格，也许还带有一种摹拟公学的动机。这种动机常常掩盖了普通中学在学术上的优点。在约翰的回忆中，最幸福的时光是属于运动，板球，以及在副校长“鲍比”·奥尔顿的引导下参加的新项目——英式橄榄球。一开始他打中锋，后来人家发现他是个勇猛顽强的阻击手，就让他打后卫。

在这所学校里，他只有一位良师益友，即教数学的哈里·哈撒韦。每当回忆起他来，约翰总是满怀敬意。哈里·哈撒韦曾当过业余运动员协会的计时员，“在许多方面就像是生活在50年代的奇普斯先生。他本人独身一人，专门为了他的学生们而生活，对他们关怀备至，既严厉又严格，不遗余力地保护他们，教育他们。他是中学教师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关于他还有一个愉快的巧合。时隔20年后，约翰·梅杰成为北圣潘克拉斯的保守党议员候选人。有一位自愿来到竞选委员会办公室帮忙的波拉德太太，居然就是哈里·哈撒韦的妹妹。）

首相酷爱板球，这是尽人皆知的。中学时代这项运动占据了他很大一部分时间。不过他如今否认自己的球艺像某些报纸上写的那样高。那些报道暗示他当时已接近郡一级的水平。按他现在的说法，其实“也许在全盛时期达到过俱乐部级的水平”。他“本来渴望成为一名职业板球手，只可惜一直没有达到要求。有些人，”他说，“在回首往事时太客气了。”他“在同皇家共济会队的比赛中击球9次，得了7分，其中还包括连得3分”。他这名右手击球的球员击球时左腿有毛病。

在学习上，他坚持说自己当时养成了一种惰性，虽然对某些学科有明显的偏好。“我必须说，我对自然科学讨厌得要命。我喜欢英语，热爱历史，很喜欢数学，对经济史也很有兴趣。对于

我偏好的科目，我也只是稍稍努把力，在确实下了功夫的方面我都学得很好。不过一般说来我是不努力的。”在谈到自己当时缺乏上进心方面他是很诚实的。“真实情况是我学习不努力。我确实是什么事都不做。这游手好闲的作风不知怎么似乎成了一种荣誉，我也解释不了。不过我可不是个捣蛋鬼，我从未在班上捣乱。我只是与世无争罢了。”既然约翰·梅杰本人也解释不了自己当年的态度，也许别人更无法越俎代庖了。

然而，他中途辍学（16岁）则有一个未加解释的原因。这个原因也许能间接地解释为什么他学习劲头不足。为什么这位天分极高，又素以记忆超群、才思敏捷著称的人物，竟没有留下来，按部就班地升入大学，接受必然在等待着他的到牛津、剑桥一类高等学府深造的命运呢？理由其实并不神秘：梅杰一家当时很贫穷，非常贫穷。

失败的生意及由此产生的债务像阴云一样笼罩着他们。这并不是谁的过错。大家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而做生意就难免有失败。在子女们的回忆中，老梅杰夫妇是优秀的父母，为给孩子们提供每一样东西费尽了心。也许正是这种关怀和不辞劳苦的牺牲促使约翰·梅杰决心弃学谋生。拉特利什普通中学一度讲究穿钉着制作精美的镀金排扣的运动上衣。梅杰知道他自己的上衣不是用奖学金的钱买的。他也知道母亲在旧货摊上廉价买到另一件上衣，为的是剪下上面的扣子备用。这种扣子，崭新的时候要卖25便士一枚。大哥特力还记得当时约翰搬出一直居住的宿舍，来到他工作的作坊睡觉。约翰想以此省下的钱为养家糊口作些贡献，在哥哥姐姐已经作出的牺牲上加入自己的一份。

对于这样一个勤工俭学，屡次获奖，在班上出类拔萃的学生，学校当局一定会盛情挽留，这样说并非毫无道理。然而，一个孩子，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他的上衣、扣子，议论他的贫穷，难免背上心理包袱。他哥哥姐姐也负有另一种精神负担。近来他很不愿谈及此事，只因为这牵涉到他们被剥夺的学习机会和作出

的牺牲。人们不应对首相在这个问题上的缄默大惊小怪、疑神疑鬼，更不该做些纯属子虚乌有的神话般的不那么友好的猜测。

他在伦敦商业区的普赖斯·福布斯公司当职员挣来的第一笔工资被用来贴补家用。他搭公共汽车上班，“购买的第一件西服不合身。它的颜色自然是灰色的”。然而，他后来又放弃了这份白领工作，去戴维斯乡村工业公司干体力活，以便给家里挣更多的钱。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同汤姆·梅杰的旧公司别无二致，老板是个退役海军军官。特力对他很有好感。实际上是他接替了梅杰园艺装饰品公司的，这使特力，后来又使约翰有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在他自己填写的亨廷顿国会议员候选人申请表中，梅杰提到曾当过几年“工业雕塑师”。我原以为这是他给水泥搅拌工起的一个雅号，过去他受雇于建筑工地时常被派去做这份工作。其实，有两年他确实雕塑模制过一些东西。戴维公司从土地神模型到观赏花盆无所不做。约翰从大哥特力那里学来一些技巧，对自己的手艺还颇为自豪。“我们不是仅仅使用别人的模子，我们还自己制造模型。特力在这方面比我强，而我姐姐则更胜一筹。即使是现在，如果你给我一团软泥，我也能做出一样很好的东西，还能用它做个模子。”

这段时期他和哥哥一起住在布列克斯顿的伯顿路。哥俩总是每天早早起床，骑车到工地去搅拌水泥或用模子翻制园艺装饰品，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去那家很大的卡车司机咖啡店吃早饭——双份豌豆烤面包，或者更多一些，“那是我吃过的份量最大的早饭。”许多谬见和谣传必须从首相的经历中清除出去，关于食物的议论就是其中之一。梅杰先生明确指出，同一些报刊文章的说法相反，他既不吃异常辛辣的咖喱食品，也不是每晚必吃咖喱饭菜的人，尽管亨廷顿的新德里饭馆和小卖部对他备加优惠。他爱吃咖喱食物，但绝不是个咖喱狂。

有一个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谣传，也需加以澄清。有一种说

法，即辍学后和摇身一变成为青年保守党人兼银行职员之前这段时间内，他曾迷迷茫茫地工作一阵，闲逛一阵，全凭机遇和心血来潮混日子，俨然像一个詹姆斯·迪安式的怀着难以名状的迷惘的叛逆人物。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他却全然没有这种雅兴。除了在建筑工地干了几星期以外，他在位于伦敦商业中心的普莱斯福布斯还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戴维乡村工业公司翻制园艺装饰品，也干了一两年。他也曾失业了一段时间，后来到埃利芬特·卡斯尔的电力理事会谋得一份差事，最终又在地区银行开始了他的银行职员的生涯。

失业和所谓叛逆性格与退学的经历毫无关系。1960年，他那80多岁的父亲生命垂危，在世之日已是屈指可数了。而他母亲也已重病在身。于是三个孩子合计了一下，认为约翰年纪最轻，工资最少，应当辞职在家照顾父母。他因此放弃了在戴维乡村工业公司的工作，回家服侍双亲。没多久，汤姆·梅杰去世，而格温则痊愈，他这才得以脱身回去工作。然而，那时已无活可干。戴维公司业已倒闭。尽管当时的经济相对繁荣，他却在求职中连连碰壁。他毫不怀疑，别人认为他放着稳定的职业不干，是个游手好闲，不可信赖的人。他感到，去当时称作求职办公室的机构门前排一阵子长队，却每每空手而归，这是再痛苦不过了。

他还记得自己有时花上一个先令，到古老的布列克斯顿格兰德影院观看伯特·兰开斯特在《火与箭》一片中的表演。有些保守党政客在谈到他们这位新领袖这段经历时愤愤不平。其实，他当时即使算不上是不顾一切，起码也曾诚心诚意地为找工作而奔走。然而，直到闲置9个月后，电力理事会才肯相信他的诚实可靠，给了他一份工作。

尽管遭到各种挫折，梅杰并未放任自流。他为什么要去银行求职呢？对此他今天着重作了解释。只有在银行工作，才能既学习并取得文凭而无需专门去上大学，又不必为求得其他行业的职业训练而减薪或接受附带雇佣条件。他自从13岁起就怀有从政的

愿望。“但我起先并没有把工作方式和政治抱负联系起来。这都是以后的事了。”离开学校后客观情况“使我稍稍耽误了一阵子，后来我终于摆脱出来，创造条件进入银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知道无论是经商还是当国会议员，我都必需具备某种文凭”。事实上他后来经过自学，通过了银行协会的各项考试。

除了学习关于钞票的知识和在各部门轮流工作以熟悉基本工作程序之外，他在这家给了他他在银行界的第一个职位的地区银行的生活，集中在争取获得银行协会非正式会员的资格上。现在，他可以在清晨读书，白天到银行上班，晚上参加保守党人的政治活动。这是一种紧张而愉快的生活，与游手好闲、放任自流毫不相干。

他从未出过国，连怀特岛^①也没去过。他希望能去旅行，同时挣些钱。在地区银行工作了18个月后，他于1965年中来到面向海外的西非标准银行，也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标准渣打银行。他注定要同这家银行保持多年的关系。上班6个月后，他自愿前往当时内战初起的尼日利亚工作。1966年12月初他在卡诺机场降落。他对那短短一段时期的回忆是非常愉快的，洋溢着后殖民地时代基普村—莫姆式的海外生活的愉快感受。1990年12月24日卓斯的一家本地报纸《卓斯卫报》，还刊登了一篇摩西·迪尤尔的回忆文章，虽不甚生动，但充满情感。迪尤尔先生当年是移居国外的英国侨民的管家。在迪尤尔先生的回忆中——梅杰对他印象颇深——这位新来的低级官员是位身材高大的富家子弟，“身着灰色西装”。迪尤尔先生还说他是个滴酒不沾的人，在当地俱乐部用餐时最爱吃的是土豆、青豆和胡萝卜。

他住在卓斯。这是尼日利亚北部的一座山城，海拔3000英

^① 位于英吉利海峡，是英国距本岛（大不列颠岛）最近的岛屿之一。